

集部

文山集卷十五

宋　文天祥　撰

說

答歐陽秘書承心制說

龍溪友議好事者為之不知其誰何也巽齋歐陽先生為之辯以書來曰君所處變之又變而或者於無過中求有過援經引古皆不類而又鋟木摹紙流傳四方莫

曉用意所在君於國於家公私得失自了然於心雖不必較畢竟此於世教人倫有關係不可以流俗誤方來所以怫然不能自已於言也嗟夫先生所以主張名教愛惜後學至矣抑先生就其為說區别禮文之隆殺極其精微只如此固已明甚然兩家事實猶有非先生所盡知者若某初於倉皇中處此則不過從吾事實順事理之本然者而行之固不待如此鉤索精微而其當然之路自粲然可見也初此母嫁先伯祖生男三長曰行

是爲先伯次爲先人又次曰信是爲先叔女一是爲吾姑先人生歲餘嗣先祖後先叔既生而伯祖方殁巳卯而後此母適劉鞠劉前室之子曰敏曰午而自生二女一男二女今各有歸男曰欽出繼於黄塘劉氏在文在劉通男女爲七非適劉之日淺於適文文有子而劉無所出也當先祖存先人篤於生母則衣食敬共之丙午先祖殁先人始迎致就養然劉之子諱得不養之名歲輒取養二三月至丙辰以後某始專其養而歲時劉之

子孫族黨絡繹起居曰母也伯叔母也祖母也伯叔祖母也此母非以在文而諱其在劉劉亦非以其在文而不之母也當其在文特文有能養之資得以遂其敬愛之情而名義之為劉自若也是以殁之日其子午其孫伯參奔喪於西昌其二女各以遠近來赴其劉之族黨縞素哭侯於道書銘旌曰劉吾鄉人見者以為是固當然無所不安也固非曰未屬纊為文既屬纊而名之曰劉而制禮為是嚴也彼好事非為文為劉之族黨姻親

又非里巷父老知事之悉生於騰謗故亦不問事實如
何而侮經慢法茍可以媒孽者不遺餘力若曰文致綱
常之說以壓之則可覆其終身云爾險哉其用心乎先
生辯之得其槩矣要其肯綮數語可以破之彼之說曰
在某當書中心制姪孫而銘旌當書故伯祖母某氏此
十一字殊不類學者語此母從其實則先人本生母也
平居無所於名則從其前日之位曰伯祖母如以義斷
於稱謂亦恐未安而欲自名曰姪孫得乎心制而曰申

稽之禮律曰子爲所生父母也曰弟子爲師也荀曰姪孫矣則何爲下得申心制三字乎劉午之於几筵書曰先妣某氏之靈而書孫謝其鄉人自書曰孤哀子劉某以孤哀子爲妣作喪主不爲當乃欲書姪孫以主伯祖母之喪語之三尺之童然乎否乎以四十七年婦於劉母於劉而一旦瞑目乃使之不得爲劉母則劉之子若女哭劉母乎哭文母乎使劉之廟祀文母乎祀劉母乎且夫在文氏則生先人而出繼於先祖在劉氏則生欽

而出繼於黃塘之劉其事體一也今欽為人後不得而服本生母亦止於申心制某方之於欽情義若何而曰意其必衰麻其服而乃寂無聞焉何其無稽之甚乎親喪人所自盡以義起禮此母為先父本生母在先父不及申心制在某遂承心制吾所自盡何與乎或人而或人詆毀之至此某非惟不必辯彼亦不足辯也獨此心不可不明於先生故具述於此以復命而不傳焉

吳郎中山泉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道體流行之妙往來而易見者惟川流為然聖人發其端倪欲學者體認省察而無一息之間斷也後千數百年程子始默識而指以教人曰其要只在謹獨聖人言道之旨學者入道之門於是而深切著明矣尚書郎吳君正夫名蒙因名取象有合於下坎上艮之卦遂自命曰山泉君所以從事則又取二程上蔡和靖晦翁凡諸言敬者識諸座右易以養正為聖功而養之方未之及也吾獨見自得乃從

敬入則豈泛然而用吾力也歟夫川之水道之體也山之泉性之象也是故善盡道者以敬而操存之則猶之川而不息焉善盡性者以敬而涵育之則猶之泉而不雜焉蓋有欲則息惟敬為能不息有欲則雜惟敬為能不雜君之所以見易其猶程子之所以見天子歟雖然川上之事純亦不已誠者之天也泉猶性也泉動而出猶性動而為情也是則有幾焉誠無為幾善惡始以敬而持此幾終以幾而達此誠則山泉其川水之源川水

其山泉之流會而通之混然一貫故曰敬者聖學成始而成終者也君講切熟矣愚也不敏方願學乎此尚從君質之

徐應明恕齋說

自漢儒以大中訓極而極之流遂為苟容至先儒以極為四外標準而學者始知極自唐儒以博愛謂仁而仁之道遂為小惠至先儒以仁為包四德而學者始識仁自漢唐以來有恕己恕人之說而恕之弊遂為姑息至

先儒以恕為如心而學者始明恕聖人浸遠道學無傳於是漢人之中庸唐人之摸稜皆足以自附於此三字之義天下之不見聖久矣尚賴伊洛諸君子出而抉聖經千載之秘而後之學者遂得襲其遺餘以求進於道番易徐君應明有志於學特以恕為入門則其幸生於道學之世而不至涵忍混貸以淪於漢唐之陋也審矣雖然如心之事亦有所用力焉按傳專言恕者其事有二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大學言上下前後左右有

絜矩之道此言如愛己之心而愛人者也大學言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言如治己之心而治人者也然而如愛己之心而愛人則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己之心而治人則先儒必以強於自治為本蓋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己及物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強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為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則吾之為恕者豈不相遠而吾夫子所謂終身可

行者豈若是哉故夫論語一貫之恕中庸違道不遠之恕又必以忠並言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無往非正而凡窮理正心强於自治皆求以不悖乎忠而已也抑予聞之論語之忠恕至誠無息而萬物之各得其所也聖人之事也中庸之忠恕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也學者之事也吾儕小人由前之所以用力者求之以進於中庸之忠恕則聖人忠恕之天豈曰巳之菲薄而無足以進諸曾子之唯哉願與徐君講之

勉耘說

百聖在天六經行世譬之五穀皆美種也錢鎛必庤荼蓼必薅既堅既好實穎實栗不然畧闔蜀之蹲鴟拾燕趙之棗栗而吾未嘗不飽也嗚呼此豈樂飢常法哉彭君竒宗之為學也知所以種而以勉耘顏其堂其必自五穀始是穮是蓘必有豐年竒宗倈之

何睎程名說

予同年何君時任廬陵縣尉尉廳洺人太中大夫程公

珣嘗辱居之後人為建公祠又建堂曰晞程志遺迹也
何君生子吏舍温公之父生於池温公生於光名之所
起率從其地君之名子以吉宜也而官於吉者多也顧
瞻斯堂取義甚大名之以晞程程本為太中設何君名
其子則以太中之子望之徵說於予予曰大哉名乎其
何如而塞之哉漢司馬慕藺相如自名曰相如本朝有
錢希白之類希樂天者也功名文藝之士事為之粗迹
筆墨小技抵掌馳志刻心苦思步驟之不難若夫正心

修身窮理盡性通天地之化達聖賢之藴如程夫子者其何以望於孩提哉雖然大中之在黄陂二夫子生焉其初固亦區區一尉之子耳洎其來廬陵二夫子年甚幼則亦童蒙也初何以自别於常兒然其後受學於舂陵追繼孔孟卒以其性命道德之説為諸儒倡聖賢豈别一等天人為之苟有六尺之軀皆道之體不可以其不可能而遂自暴自棄也且夫昔之為程也難今之為程也易中庸之學千數百歲不傳二程獨發關鍵直睹

堂與此其事百倍其力而後能今讀程之遺書考程之行事作聖塗轍瞭然可尋一日用力事半而功倍吾儕小人獲生斯世講聞私淑之緒餘非如漢唐儒者之寡陋蒙賴福澤深自慶幸不敢以不自勉況夫青原之山川不改少府之堂宇如故二程事親從兄於此誦詩讀書於此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百世之下居乎此者猶聞風而起況去之二百年之近乎此何君義方之所為汲汲也至於晞程之工夫

當自主敬入然此大學之事今其為赤子何君養其氣質莫重於習古有胎教況於襁褓自其能言能行以至於入小學使之洒掃應對進退周旋先知其所以為敬周匝而無欠深穩而有本然後可以語晞程之事習於上則上習於下則下是一幾也何君謹之哉謹之哉君字了翁臨川人晞程生巳未三月

王通孫名說

王君元剛生子名曰通孫初元剛夢有通守來謁排闥

入堂閫驚寤已而左右遂有娠既生名之志所夢也予謂元剛名子之義甚大而其有意於斯夢也殆不其然人者天地之徳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也人以其血肉之軀而合乎太虚之生氣夫然後絪緼化育人之質已成而健順五常之理附而行焉其聚也翕然其散也霍然天地之化盈虚消息往過來續流行古今如此而已輪迴之說佛者有之茍自孔氏不當以爲信然且夫人有此身即有此理詩曰有物有則孟子曰形色

天性也聖賢之學主乎踐形而不顧乎其外元剛之教子望之以通於性命之正以無負乎天之所以與我者其獨善也邪其遂符所夢也邪其復過之也邪皆非所必計也人之得形於父母而毋忝爾所生違不離道窮不失令名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富貴未必可得而性命已失其正此天下人子所以陷於失身者多矣予也不敢不勉而有知也不敢不告諸為人子者元剛為人之父而亦為人之子者也其達此悉矣予也言之其子

之長也庶幾其有聞乎因豫定其字曰思為其長子也以伯冠之濂溪著書曰通微生於思不思則不能通微嗚呼思則得之人人有貴於已者弗思耳尚勉之哉元剛名義端豐城人通孫生戊午今四歲云

陳逢春肖軒說

陳逢春景茂介軒先生之子也介軒名鳳官至朝奉郎監行在豐儲倉其為人剛直有守與趙東野齊名於玉虹翠浪間平生遊吴履齋包宏齋嚴華谷諸公之門諸

公器之不置也未及用不幸早世景茂幼孤長而有立自號曰肖軒有志乎其先人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世之所謂狠疾人不肖子豈其性然哉志不存焉耳志之所至事亦至焉夫肖之道亦不一矣奮建肖其性者也談遷肖其業者也彪固肖其文者也義獻肖其書者也瓌頲肖其位者也凡為人子者苟有一節不忝乎其前其亦無愧於名父之子哉蠱初九之彖曰幹父之蠱意承考也易之所謂意景茂有之矣書

曰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景茂必無是也尚勉旃哉

送吕元吉麥舟說

吕元吉廬陵之名族東萊之近裔也皇皇充充以母喪淺土未畢大事將以石曼卿自命而求以忠宣麥舟之事望於人自薄者而觀今世可復得麥舟乎以愚論之麥舟固可復得借令不得聚麥成舟猶可及也傳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中原文獻前輩典刑邈乎邈哉不可尚已然親親以及物愛其父

母以愛人人心天理油然於不忍人之際者豈以宇宙隔而古今間哉吕君行矣昔人有言子毋謂秦無人

龍泉縣上宏修橋說

修橋闢路佛家以為因果世之求福田利益者所以樂為之趨而佛家者流所以積心竭力勤苦奉承而不之厭也予過泉江道上宏聞有郭公者主石橋之役蓋毀家以成之而僧曇發則朝夕為之督其事頗難其力不倦其心蓋可取焉邀予為之疏惟予不得以與斯舉也

郭老矣迫於其請則念儒書中是亦有溱洧濟人之事雖其事之偏而視夫拔一毛不以利人而且朘人以肥已者為有間矣郭公之所為若此是邦之人若士覯感動悟其能以自已於心乎夫善者性之所自然為善者人之所同欲罔俾郭公專美是邦可也而豈必曰福田利益之故哉因書以畀曇發使持示邦之可語者

葉校勘社倉說

社倉之法阜陵下之四方而周人委積之意復續於二

千嵗之後文公請也公畏天命悲人窮汲汲焉於當世天之所以予之者不輕而得於其時者復厚天其有以行之也校勘葉君重開無一命為之階而倡率同志嘉惠閭封已能鑿鑿精實使君得志於世文公之議將次第而充之昔劉煇僉判時得俸不以自贏輒買田贍族或謂范文正公此志三十年非參大政則有不愜焉者矣煇為小官乃能隨力為義可不謂賢乎煇之於文正君之於文公事有大小世有難易心之所推則吾無間

然矣君雖布衣尚何不淵乎哉

與濟和尚西極說

天有南極北極北極天帝所居南極惟南海上髣髴可見非天之南北也自中土而論為人世南北之極耳天之所極實不可知淮南子言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此亦姑舉地之極而言觀禹貢所載禹跡不為甚遠淮南子之說信有之乎惟漢張騫曾窮西方幾萬里而還不知是時騫何以未嘗

及佛土後佛自西域来又不知佛生處與舊所經歷相隔幾何敢問濟和尚西方有極處無極處作麽生和尚未對旁有童子謂予曰日入處不知去人幾千萬里吾舉目即見吾不學佛佛何必西方和尚合掌作禮而退

慧和尚說

予里南禪寺上座曰慧慧早為通人得畫法於里之名手挾是出四方會留京師乃復得相與傳神法於異人自此覽觀山川之勝游歷人物之會足目高遠逈長數

格既數年厭薄世俗謂天下事止如是觀不如削髮遂為僧蓋收湖海豪氣一歸山林者也然技癢卒不能自禁歲為星源神像軸若干春夏輒有遠役初鬻本祠下神與慧若相宜者大家豪人見輒動心亹亹不愛金繒以致之得之者咸指目以為川僧所為自是四方游山上者無晝以歸謂為徒行爭致饋槖中約隔歲取償慧輒如期往讙曰川僧來矣取畫者填門慧徐開篋筒如約分付不半日畫盡矣若是者年久遂為例今人親戚

交友之間才有一錢利害寄諸其手皇皇然惟恐人負之以數千里不相知之僧相期於一歲之外求之也若懇寄之也如棄人情豈大相遠哉藝之動人一至於此慧之畫其流傳多矣獨相與傳神秘其術不輕售間與予言相頗肯傾臆事多如其言然每會聚輒睥睨不已予知其欲傳神也越數年竟不下一筆予今春偕弟過山中坐定慧忽躍然起倉皇索筆不再注視描畫不踰刻而予兄弟二人嶔嵌之狀已究究如活一坐烘堂一

日用繒一幅置予於前予弟於後冠八角巾著道服前者垂臂以執袂後者斂手以銜袪又作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上紀移忠孝一章若將獻諸二兄左為海潮洶湧澎湃濤頭有數丈之勢一金龜隱見出沒於沆漭之間題曰忠孝歸朝慧之用意亦勤矣因聚觀者與慧共評之為之大噱廼指潮而言曰予寧駕絕海之颿以究魚龍之變怪乎將極目於南龕北赭望洋而不濟乎寧揚清激濁以弔鴟夷子之遺乎將波流瀾趂以嬉戲

於杭人之旗鼓乎寧依乘於鰲遊鯤化之會乎將有鹹有腥有滑有腯姑苟膳羞以自活乎寧汩不已以取銜擊乎將知止知足與汐水俱為縮乎寧與波上下屑屑於朝夕之往來乎將觀陰陽之進退察日月之盈虛翱遊於六極之表乎質之子弟子弟笑而不言問之慧慧曰區區何足以知之予於是服慧之得予貌而知慧之猶未得予心也因為紀其能事之本末以謝其勤并具予之所以言者噫亦安得知心之士而與之語哉

深衣吉凶通服說

深衣篇大槩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義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為文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義為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而不曰

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於喪服則又曰鄭氏注年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於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為吉服之説如此然愚嘗參五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於凶事也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即用深衣則深

衣雖謂之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曰

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注曰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巳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於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既祥而絲屨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

采飾之間也按喪服記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為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為其母若父卒為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為大祥之服而亦為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縓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為吉服而言然畧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槩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為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斤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

為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為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為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絲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於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為會聚之常服其後遂於弔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

不同其間純以績者乃是以畫飾為美此恐專為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於用素用縓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於吉凶之間皆無紕耳若夫冠屨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服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屨此恐未明蓋冠屨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他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趍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必他

有以為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於一冠矣予切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屨者恐冠屨當是從時耳何以辨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尚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深衣

則古矣而冠屨當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況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屨也既不載於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屨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緇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弔者亦須如之玄

冠不以弔故也嗚呼禮之時義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於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講義

西澗書院釋菜講義　知瑞州日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韓子犯之而世怪且罵郴子厚所為惴惴然而不敢也某承乏此邦其於教

化號爲有一日之責蓋嘗吉朔而履乎學宫得聞諸君之所以授受者而親陟阜比與逢掖講師弟子禮則僭之爲尤書堂有事乎先賢諸君不鄙而固以請則雖寡陋夫焉得辭某初被命來守嘗啓政路曰古之爲諸侯先政化而後簿書期會世之不淑乃倒置此則相與病夫風俗之弊而士行不立且傷夫教道之久廢而未有以救之也固嘗有及於君子德業之義而重反覆焉輙誦所聞并繹其旨與諸君茂明之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中心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無妄之謂誠三者一道也夫所謂德者忠信而已矣辭者德之表則立此忠信者修辭而已矣德是就心上說業是就事上說德者統言一善固德也自其一善以至於無一之不善亦德也德有等級故曰進忠信者實心之謂一念之實固忠信也自一念之實以至於無一念之不實亦忠信也忠信之心愈持養則愈充實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修辭

者謹飭其辭也辭之不可以妄發則謹飭之故修辭所以立其誠誠即上面忠信字居有守之之意葢一辭之誠固是忠信以一辭之妄間之則吾之業頓隳而德亦隨之矣故自其一辭之修以至於無一辭之不修則守之如一而無所作輟乃居業之義德業如形影德是存諸中者業是德之著於外者上言進下言修業之修所以為德之表也上言修業下言修辭辭之修即業之修也以進德對修業則修是用力進是自然之進以進德

對居業則進是未見其止居是守之不變惟其守之不變所以未見其止也辭之義有二發於言則為言辭發於文則為文辭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雖若岐為四者然文行安有離乎忠信有忠信之行自然有忠信之文能為忠信之文方是不失忠信之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行篤敬則忠信進德之謂也言忠信則修辭立誠之謂也未有行篤敬而言不忠信者亦未有言不忠信而可以語行之篤敬者也天地間只一箇誠字更攧撲不碎

觀德者只觀人之辭一句誠實便是一德句句誠實便是德進而不可禦人之於其辭也其可不謹其口之所自出而苟為之哉嗟乎聖學浸遠人偽交作而言之無稽甚矣誕謾而無當謂之大言悠揚而不根謂之浮言浸潤而膚受謂之游言遁天而倍情謂之放言此數種人其言不本於其心而害於忠信不足論也最是號為能言者卒與之語出入乎性命道德之奧宜若忠信人也夷考其私則固有行如狗彘而不掩焉者而其於文

也亦然滔滔然寫出來無非貫串孔孟引接伊洛辭嚴義正使人讀之肅容斂衽之不暇然而外頭如此中心不如此其實只是脫空誑謾先儒謂這樣無緣做得好人為其無為善之地也外面一幅當雖好裏面却踏空永不足以為善蓋由彼以聖賢法語止可借為議論之助而使之實體之於其身則曰此迂濶也而何以便吾私是以心口相反所言與所行如出二人嗚呼聖賢千言萬語教人存心養性所以存養此真實也豈以資人

之口體而已哉俗學至此遂使質實之道衰浮偽之意勝而風俗之不競從之其陷於惡而不知反者既以妄終其身而方來之秀習於其父兄之教良心善性亦漸漬汩沒而墮於不忠不信之歸昔人有言今天下溺矣吾黨之士猶幸而不盡溺於波頽瀾倒之衝纓冠束帶相與於此求夫救溺之策則如之何噫宜亦知所勉矣或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積之自然如此豈卒然旦暮所及哉今有人焉平生無以議爲而一旦警省欲於誠

學旋生用工夫則前妄猶可贖乎曰無傷也温公五六
歲時一婢子以湯脫胡桃皮公紿其女兄曰自脫也公
父呵之曰小子何得謾語公自是不敢謾語然則温公
脚踏實地做成九分人蓋自五六歲時一覺基之温公
猶未免一語之疵也元城事温公凡五年得一語曰誠
請問其目曰自不妄語入元城自謂予初甚易之及退
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
力行七年而後成然則元城選成一箇言行一致表裏

相應蓋自五年從遊之久七年持養之熟前乎此元城猶未免乎掣肘矛盾之媿也人患不知方耳有能一日渙然而悟盡改心志求爲不謾不妄日積月累守之而不懈則凡所僞人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銷磨泯没不得以爲吾之病而縱横妙用莫非此誠乾之君子在是矣或曰誠者道之極致而子直以忠信訓之反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曰誠之爲言各有所指先儒論之詳矣如周子所謂誠者聖人

之本即中庸所謂誠者天之道葢指實理而言也如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指人之實有此理而言也温公元城之所謂誠其意主於不欺詐無矯偽正學者立心之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言之也然學者其自温公元城之所謂誠則由乾之君子以至於中庸之聖人若大路然夫何逺之有不敏何足以語誠抑不自省察則不覺而陷於人偽之惡是安得不與同志極論其所終以求自拔於流俗哉愚也請事斯語

諸君其服之無斁

熙明殿進講敬天圖　周易賁卦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臣聞賁文飾也色相間則成文故柔來文剛上文柔剛柔相間所以為賁賁離下艮上離之體中以一柔間兩剛是柔來文剛艮之體上以一剛乘兩柔是剛

上文柔使獨剛獨柔不相為用則不成文矣此言賁之卦義也天之文為二曜五行象緯交錯故曰觀乎天文此言天之賁也人之文為三綱五常倫理次序故曰觀乎人文此言人之賁也以上係易彖大意臣竊窺先皇帝作圖之旨以敬天為名其於賁卦實摘取觀乎天文以察時變一條臣謹案圖義而為之辭臣竊惟天一積氣耳凡日月星辰風雨霜露皆氣之流行而發見者流行發見處有光彩便謂之文然有

順有逆有休有咎其為証不一莫不以人事為主時時世也彖易聖人不曰天變而曰時變蓋常變雖麗於天而所以常變則係於時人君一身所以造化時世者也故天文順其常則可以知吾之無失政一有變焉咎即在我是故天文者人君之一鏡也觀鏡可以察妍媸觀天文可以察善否且如歷家算日食云某日當食幾分固是定數然君德足以消弭變異則是日陰雲不見天雖有變而實制於其時又如旱魃

灾也才側身修行則為之銷去熒惑妖也才出一善言則為之退舍天道人事實不相遠自古人君凡知畏天者其國未有不昌先皇帝深識此理故凡六經之言天文者類聚而為之圖以便觀覽且恐懼修省焉聖明知敬嚴父之圖即敬天在此矣嗚呼曷其奈何不敬

此先生無崇政殿說書日講篇也講篇非一如講詩之定之方中一篇諷當時修繕事今亾其辭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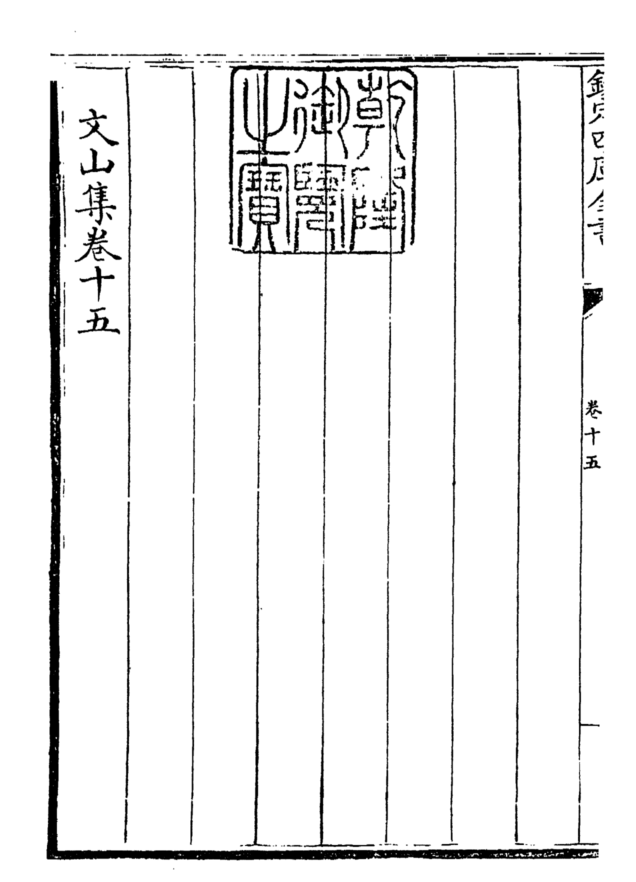
體堂謹書

與府理錢昇叟

天祥此沓京師聚會相與有加於丙辰極以為奇遇在他鄉得此可謂甚幸依依之意至今使人不忘執事去之一日奸腐恰有復用之命國事至此誼不容默遂上封章以求一去當國者調停數四迄未能動三乞祠三不允正以為昔天生聖明從諫不咈初給之以假繼許以假滿去之於是而仍令復供本職吾君之美不容不

將順遂亟亟祗承今一切久如初矣執事才離國門猶
未至鄉國詎料此半月中乃有一陣如此之擾疇昔侍
教幾曽有一語及此等事變輪雲非人能測有如此者
封事虆拜呈不敢效孔光秉畀炎火於以彰吾君天地
之為量也方嚴造化初甚危之後來左司過堂一稟化
地乃謂初判聚字失記已曽稟來前既有兩編校恩例
今合當照行更不必啓矣前此兩月徒爾皇皇天下事
皆不容人算度吾徒作事只信天去初無毫髮計校或

謂失策觀方巖之事益以自信周起宗者送至申狀紙見說内有差符謹謹緘納所有餘文俟其趂逐到手又以見授當又訪問遣歸也明裡之後區區之跡必可得請一出此時梅嶺行事尚或少遲猶可合并傾敘契闊前數日待罪甚有餘閒日勝方巖棋不以局數計今兹再入市叢又如前日徑{{}}不給乘間作此殊不能擇語伏乞台照



文山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山集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傳熊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梁垣

文山集卷十六

宋 文天祥 撰

行實

先君子革齋先生事實

先君子諱儀字士表生嘉定乙亥八月二十四日寶祐丙辰五月二十八日殁于京次年九月九日封于鄉之佛原嗚呼天乎仁者壽有德者禄先君子乃止是耶不

肖孤上累先君子久於旅飲膳醫藥失節用速禍非天實不德有惡子至此釁戾丘淵身百莫贖柴骨藥心不自意偷視息至今日得黽免圖大事猶涖血呫塊以字先德嗚呼尚忍言之先君子嘗考次譜系文氏鄒成都徙吉五世祖炳然居承和鎮高祖正中𧖴永和徙富川曾祖利民妣郭氏祖安世妣劉氏考時用妣鄒氏繼母劉氏世有吉德鄉以君子長者稱一是方寸留耕于子子孫孫先君子嘗言滞學守故化學來新以一草字志

韋佩人皆稱草齋性愛竹依竹闢一室傍竹居或稱竹居不肖孤聞之諸父先君子幼穎慧器質端重進止如有尺寸書經目輒曉大義越時舉全文不一遺見鄉曲前輩必肅容請益暨長天才逸發志聞道嗜書如飴終日忘飲飡夜擎燈密室至丙丁或達旦黎明挾册詹立認蠅字不敢抗聲愕寐者人雖苦之甘焉蓄書山如經史子集皆手自標序無一紊朱黄勘點纖屑促密靡不到至天文地理醫卜等書游騖殆徧手録積帙以百揮

汗呵凍弗數鈎引貫穿舉大包小各有條間質難疑剖析響應某事出某書某卷且指數以對為文發持滿無不的中機軸必已出命意時娓娓談他事若莽於尋繹一拔筆雲行水流無凝滯中年文氣益老拾汗漫歸諸約不峭峭刺目有温醇渾厚之風焉閒居侃侃春意溢出顔面蚤事祖盡敬祖母優游暮齒視藥膳卧興扶持華髮鍾愛父嚴母慈侍夙夜省燠寒一出忼意不視顔色為肅愉事繼母篤至始終無纖芥間一家氣象藹如

和風鄉黨稱孝於宗族厚待季父削藩町悲忻同情季父歿不幸子病廢經紀其家撫幼姪等已子疏從遺孤振翼之俾蒙於成闢居居無居者歲時衣粒各有節度嘗謂宗族一本誼不得不恤愛范文正義田記規模次第曰吾得志當放此行之親姻孤貧者哀矜勞苦撫字無遺力喪不克理辦之棺至已所服用捐以斂雖在疏末次序情文各惟其稱與人交好大體不為細家廹速户外屨皆滿絶甘分少無疏密皆被和氣交誼天至聞

貧困患難赴急如不及忼意感人有臨終握手欷歔流涕託之以孤者歲大比凢與大夫待博士選者皆有約首誼綿數科間不能與自捐貲籍其名暨充賦就奉為助約所不及以意告傾已有為行資至貸以應誼聲錚然對人氣語和易鄙夫寡人亦曲加體接無一失聲氣去里有蹈非彛悉忠愛援誼開陳聞者感動見後進片善奬予不容口孜孜誘掖如子弟給餼數畝畊者多不輸寧令負已不忍直於有司蒔園漁池相傚無一償亦

不較間喠不武則曰彼貧且殆吾奈何攟之有竊貿其貲去既而困還不惟不加責恤其人終身將作室象木齋垣時癘死多露骼惻然曰吾可無居人不可無斂匠棺惠貧者歲賑飢隨所有不給至市粟以應顛連無告過目輒怵惕隨力為誼一日讀書至晏子敝車羸馬事愀然曰使吾族吾親吾鄉人休休有餘至願也惜嗟再三家居門蔭茂木暇日相羊芳陰間惟嗜茶煎瀹多手出時邀朋遊文字語移日樂極浩歌縱奕視世間融融

沄沄漠不介胷次性凱樂惟恐咈人事經然諾雖不利於已不悔一言語顧盡肺腑無留藏應酬一切任真事不可直濟或道以詭御寧事不濟不為恥巳勝語及不畢辭和氣舒無忤色有以欺心至知其私不發且無章於人欺者多愧悔感泣人皆嘆為有德君子謂當於古人中求之誄者曰我公之德言矩行規世智黄間我心坦𢦙市利血刃我範驅馳生平所為事皆可質鬼神而無疑嗚呼是得其槩矣始天祥兄弟幼且長先君子不

疾其不令昭蘇蒙滯納之義方日授書痛策礪夜呼近燈誦日課誦竟旁摘曲詰不使早恬以習於弗解小失睡即示顔色雖盛寒暑不縱檢束天祥兄弟慄慄挈槃水無敢色於偷自此名師端友招聘仍年至粥先嚋給費久之室罄力弗逮迺率天祥兄弟藏脩于竹居陳所裒籤軸俾抉精剔華鈎索遐奥董綱要竟日久弗倦雖貧浩然自怡有未見書輒質衣以市得書注意鑽研又以授天祥俾轉教諸弟繇是程督益峻書警語徧窻壁

如三尺在目見為文章撥斸正氣輒不憚必維以法度天祥兄弟奉嚴訓蚤暮侍膝下唯諾怡愉不趐師友或書聲吾伊或斂襟各靜坐潛諷或掩卷相與感嗟人情世道此時氣象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天下之樂莫加焉歲乙卯天祥璧俱叨與計偕時仲弟霆孫年十有六未試墨于憲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竟以疾先撤棘一月卒先君子及是孿涕泞眙悒悒痛憚天祥璧將進禮部欲董于征顧先君子哭于方新天祥璧

復去左右恐益重哀出可寬襟抱且旦夕定省得不缺不敢辭以臘月望行次年天祥璧俱僥倖奏名夏五戊戌廷對踰挾先君子病暑投凉劑立㪍方從一靜室規便攝理甲寅集英賜第天祥以不肖冒首唱歸拜寓館移時之期集所越一日聞病復侵告于朝不俟命亟去侍藥省劄下玉音給假三日時先君子雖病神色不改視脈者聚伺變候僉曰無虞戊午向申忽病革進藥卻弗服曰度吾不能起此疾汝兄弟勉之天祥璧震怖號

慟請命于天祈促齡壽親算不獲命唯心禱呼冀殞滅以代又不獲命入夜寂然而逝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厥明畿漕聞於朝朝命官吏來治喪事六月庚申朔天祥璧奉柩出國門以歸鄉士庶人無不失聲痛嗟路祭巷哭以返于先廬時七月癸丑也嗚呼先君子一至此耶不肖孤生二十有一載弟方冠且髫承顏菽水歲月幾何天乎不使終養而蹙之於中身耶慘焉逆旅睇親舍越在二千里外天乎不使終于正寢而忍至於客斂耶

往時征衣拜堂上舉觴飲餞親賓祖道外期嚮何許天乎遂以是為永訣耶天祥璧奉貢刻時先君子已哀仲弟不見孰謂方階祿釜先君子纔見而禍遄作天乎天祥璧何以竊第為耶嗚呼不肖孤事先君子不孝奉起居無狀有疾病而闇不知不能積忱衷臆倉卒無以動天聽罪生不贖皆血被面摧决肝胷顱頓躑躅裁以必死顚屬纊一語忍痛受命不敢不勉恐無以祇訓于前人以忝盛德廼相宅兆筮曰吉排土濡涕墳以竣役將

奉體魄安焉嗚呼渺音容隔幽陰終天而止矣先君子妃曾氏今男三人天祥璧璋女三人懿孫淑孫順孫遺墨有寶藏三十卷隨意録二十卷痛惟先君子利澤不施于人名聲不昭于時匪石遺徳恐久遂沈泯天祥不揆不孝裒録事實沈痛剌骨荒忽惝怳世有大手筆能表章幽潛光昭于無窮稽首百拜以請

知潮州寺丞東巖先生洪公行狀

東巖先生洪公諡陽巖先生文毅公族諸弟也文毅公

以孤忠遺直著聞當世其平生言論風旨講切上下公
未嘗不在其間文毅公屢召不赴公浸嚮用輒落落不
合去時論稱為二洪文毅公既歿泉南文獻之望盡屬
公識者謂文毅公未為者將有為也而公又不及大用
以死天之生才倏忽代謝安得不深慨於此叙次行事
諗諸方來門人之責奚以辭公諱天驥字逸仲自號東
巖世晉江縣人嘉定戊辰七月庚戌公以生生有異質
沈静專一自少講求微言通念曉析乃已故於經史諸

予百家之辭無不貫串文章自成一家以紹定改元薦于鄉名聲振一時學子踏門願求模楷者日衆公坦明夷粹專以宿於道爲教逮事王大母一夕疾甚殆公不解帶不交睫至刲股肉雜湯藥進公一念之切通于神明然終身不以語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初筮邵武軍建寧縣尉發摘姦伏當官無所回撓時有刼寇王若曾嘯聚千餘人騷動兩路諸所委捕多畏沮公奮不顧身提兵擣其巢一舉空之偽造成風爲楮幣蠹公密設方

畧動中肯綮李若聶凡三大黨與無不各就縛雖獮之
石壁胡公穎秋崖方公岳交章以公善狀聞于朝十二
年循從政郎調連州推官未上寳祐改元㫖差監惠民
南局四年較藝南宫公考鏡詳密精力不間晝夕所賞
拔士多根抵理致當時號明有司公雖浸近周行然無
所附麗恂恂侃侃望之山立徐公清叟吴公燧馬公光
祖顔公頤仲俱剡上其能將用矣會有言者徒步西歸
泊如也六年淮閫擇士自從首辟致公為屬景定二年

通班授宣教郎知廣州香山縣至之日以教養人才為第一義脩復大成殿明倫有堂主敬美身賓賢登俊有齋皆捐俸入為之斂不及民其為政一裁於義俗譁健戢其尤桀黠者曰此囚牙訟師去則吾民安矣邑以大治洪公勲趙公汝曁雷公宜中及倉憲交以邑最上咸淳元年轉奉議郎二年差監行在榷貨務都都茶場四年吴公革馮公夢得趙公順孫劉公黻皆以吏才為薦差監都進奏院轉朝奉郎馮公時為刑侍及户侍劉公

應龍交章以書擬本部文字公皆樂為知己盡于時上即位逾年初政新美公輪當陛對宿齋豫戒奠積忱意悟上心取虞廷君臣時幾之説寓規焉其一曰君心勤怠之幾二曰人心離合之幾三曰君子小人消長之幾四曰中國外夷强弱之幾及朱文公天理人欲之辨首尾二千餘言其辭諄復懇切深刺腧髓王音嘆美又言泉有屯戍左翼一軍之興之害米舟搜羅生變之虞而朝廷籍没翁林二氏之田可歲得穀萬斛以紓戍卒兩

月廩食或有不濟寺院及單丁住持令本州覈實區處併撥為軍餉之助餉足則糴寛糴寛則米通民永無貴糴患矣朝論翕然以為論事有陽巖風除大理寺簿五年轉朝散郎知潮州公之在潮也視民事如家視敝政如已疾捐金以裕學廩傾囷以果飢氓梁川以利病涉知無不為為無不盡潮與漳汀接壤鹽寇奄民郡聚剽刼累政以州兵單弱山徑多蹊不能討公應變設奇降者相屬又欲於接境置屯多者三百人少者二百人犄

角為援郡為創樽節庫以贍之具有條畫悉以言于朝幷下之漳汀放此且嚴保伍之令以澄其源大抵公智慮深遠如宿將持重而規畫綿絡不以鄰為壑也又潮有護田舊堤多齧於水貤俸與民築石為堤民號之曰洪公堤且刻賦頌其傍曰此我公東巖生佛所為也去之日垂髫戴白者擁車下不忍去公雅意林壑至是則曰吾可優游樂吾真矣九年得旨主管華州雲臺觀公時益暢於詩數與姻族觴詠從容而學徒有志於考德

問業者多援以外聲利及終身受用之要暇日登臨徜徉愛南安之間風氣明秀取所謂小陂山者曰樂哉斯丘我死則葬焉預飭美櫝治壽藏澹然塵外蟬蛻之意十年正月公始屬微疾即乞以本官生前致仕八日忽索水自浴衣冠休于正寢翛然而逝嗚呼若公者可謂啓手足而不亂其風流篤厚真足以追配文毅公於九原而無怍者矣某於公之門實丙辰省屋諸生戊辰之春待罪中朝謚曰拜公牀下矣未及而去國然於公之

踐修出處之概益心識之恭惟穆陵豈芑菁莪之澤涵育天下天下士蝟然勃興溫陵邈在海隅人物相望陽巖之氣節煥發乎其前東巖之抱負翼承乎其後使二公誠得盡展拓又未知孰後孰前也嗚呼今復見斯人哉曾祖遇妣陳祖德明妣李父伯通贈宣教郎妣陳贈安人元妃陳先二十六年卒贈安人繼趙封安人先三年卒子男應午應申應壽俱業進士女四適胡登龍丘公賜王毓奇一尚幼應午力學克肖收拾公遺藁若干

卷曰東巖集藏于家將以是年十月己未奉治命以葬趙安人祔殯㦏午千里貽書俾其狀行姑序其本末以俟立言之君子謹狀

墓誌銘

知韶州劉容齋墓誌銘

咸淳四年四月十二日容齋先生劉公元剛卒于家年八十有二先生官至郡守死之日幾無以爲斂附於身者稱家之有無鄉黨之士莫不高先生之風而哀其志

焉其邑子文天祥與人言欷歔慷慨重懼前輩言行久
遂沈泯無以訓來者會其子昌孫以先生狀來請銘某
雖不敏其可以辭先生字南夫一字南强世為吉州吉
水縣人治毛氏詩早為鄉校知名士嘉定一年入太學
後六年登進士第授廸功郎信州永豐縣主簿陞從政
郎調静江軍節度推官丁外艱服除差江州教授兼濂
溪書院山長自故丞相董公槐令丞相江公萬里以下
舉親民五員淳祐五年班見以通直郎知撫州崇仁縣

縣政以理民以佛子為謠先生奉母夫人在官間日與其弟自提扳輿相羊為娛邑人化之以憂去十年通判鄂州以磨勘轉奉議郎承議郎董丞相當國入為左藏東庫時將薦先生試館職會董丞相去不果初東庫日進會子紙若干丁丞相以趣辦為才風有司須增十萬先生以職力爭忤其意俟磨勘兩年出為泰州添差通判景定元年某月差知韶州皇上登極轉朝奉郎適郡當次稱疾不果行旨差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居二年再

任自江上平凡權奸用事所擯斥朝廷奬拔殆盡時論以先生為屈未幾詔還磨勘月日駸駸向用而先生前一月逝矣嗚呼豈非命耶早刻意詞科書無不讀其於佛老精言亦各深到平生居官所至清謹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于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尤工為文章雖游戲之筆鮮不奇古江湖之士得品題一語足自表於其徒與人盡恭䖍接終日無倦意客至雅言之外談玄演空聞者往往忘

去世人以聲利為門户先生惡之如惡惡臭登第埀五十年郡縣官吏知敬先生不見其可畏出入不設車徒閒步行井陌中不以為苦其心屢空以至死而不悔噫此真所謂善人長者矣曾祖致道妣周氏祖圭妣李氏考次朔累贈至奉直大夫妣陳氏熊氏俱贈恭人妃涂氏先十六年卒贈安人子男三人昌孫其長也次信孫愚孫皆蚤世女三人長夭次適太學生陳應發又次適進士胡淵孫男一人洵武女一人許適龍氏以某年某

月某日葬某縣某鄉某里之原遺墨有詩書孝經論語孟子衍義若干卷詞科類稿若干卷容齋雜著若干卷家庭謏録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善堂銘曰　文彪彪德恂恂貴如畢門死如齊民約而家豐而身我作銘詩永懷古人

義陽逸叟曾公墓誌銘

公諱珏字天錫號義陽逸叟天祥外王父也天祥不肖賴公教誨由記事以來周旋二十年於公無所不知葢

至於其處死生之變然後知他日觀公者未盡而公誠有大過人者焉嗚呼異哉公性頴悟志不樂凡近讀書百家雖涉獵靡不通達所自得往往於佛老氏其見之服行敬恭神天一言動不輕口不御肉月常十四五對人數闌玄寂四座輒悚然傾聽最後遇異人與語幾欲棄人間事求長生之術年踰六十始聞正學怳然自失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講探幽眇頓改吾意既卧疾服藥外無所問戒左右勿以巫祝從事閒祈禳厭勝擀公

不知公覺輒撫牀怒呼病且久嘗立如束聲吐精爽不變奠猶足支歲月一日召天祥至公乃鈎稽卜筮指諸掌曰令日老夫當訣故令爾來時聞命震愕止公勿易言公曰吾豈不省事哉形神合則為人吾形憊久矣今腰足如斷心火益爍神且游散居常謂不識死死則如是又曰始吾崇信異說今且死目中無怪見顧二子令必不為佛事周身一切雖絲縷亦公所處分殯宮哭位與凡喪葬祭具有成說天祥弟璧任京府户掾公口授

數十言令為書遺之强起字紙尾句讀筆畫曾不顛錯集諸孫各付謹飭語令羅拜牀下辭去衆泣漸揚公曰死生如晝夜不足多憾麾止之索酒飲之三連三言曰吾真去矣聲脫口而逝嗚呼隂陽魂魄升降飛揚氣之適至雖夢寐莫適為主公幽明隔呼吸而從容若此世能言死者不少此非嘗試事臆度料想靡所依據公去來一息實天祥所親見道之粲然莫此深切嗚呼異哉嗚呼異哉公事父母孝待族姻以厚與人交久要不忘

倜儻尚義不事生産作業惻隱貧困能推食解衣議論剛正好面折人不藏怒宿怨有古君子之風焉公有子有孫早授家政天祥既奉偏慈迎公就養居數年甚適間出徐步幅巾野服人羡其優游公亦論文賦詩圍棋命酒自謂天壤間陶陶人也得疾於景定辛酉二月九日始復正寢歿之日壬戌二月癸丑得年七十有二曾氏世家盱江徙吉之太和梅溪族號長者曾祖邦寧祖知和考昌權妣張氏先公十九年卒子二棐榘女四適

錢光延康師顏于天扶其仲天祥母也孫男六端孺淳孺文孺俊孺良孺明孺女一適郭泳曾孫男甫申以次年九月丙午葬吉水縣永昌鄉藥陂之原成公志也初公先世重卜葬葬師譸張爲幻封鬣無定居公憮然曰吾詎忍吾先至此吾不可自求之乎乃從兄瑾載資越境旁參博扣逾十年得其說以歸由是高曾而下一奠不再從公對葬師言嘗斷斷不可不售不傳故秘莫得聞焉公命未草命天祥曰老夫一日不起無潛德傳世

記歳月非爾其誰屬臨終申其詞再三天祥泣不敢當重念靖節作孟長史傳東坡書程公逸事往蹟漫滅猶勤追述矧公面命懇得辭顧方縶官于朝不獲哭拜墳祖營視丘窆南望欷歔輒紀家世行實而表其死生大事為誌并為銘銘曰　維二氏之蔽於死生兮小其用於一身一陷溺而忘返兮鮮不惑於恠神公日昃之離兮羌出駁而入純微臨絶之琅琅兮公幾混於常人朝聞而夕死兮何憾乎幽冥蘗陂之鬱鬱兮遺躅之所經

存而以為志兮歿將以為寧既固既安以利嗣人兮萬古萬古如斯銘

羅馳齋墓誌銘

廬陵有隱君曰馳齋羅公嗚呼可謂有德人矣予嘗詣公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公出雍雍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愉如也子聞公燕居之槩晨起與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牀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為常不好狎不侵悔無易由言對賔客賔客或不自

持左右置司馬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自以為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卧聞公攬衣謦欬就學惟恐後夜至公所各以所業次第誦説獎掖磨厲交發互出凛然義方之意由是吾里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羅公羅公云公生而頴發五歲即篤志强記容止如成人既長嗜書忘寢食為文不事銛巧惟意所到自然成章學書入楷得蔡氏風度蚤有意塲屋四詣京師試諸生

晚年始以此事付兒輩然公所為强學者雖老且病不衰也公未弱冠而孤經紀門户即不為細家廹速先世積逋券如疊一日悉畀炎火曰是先人所親厚其一切勿問聞者義其勇宗族親黨孤子者貧乏者或給之田或予之金終其身恩意浹至外內無間言四方屨滿户外設榻無虛日推食解衣至者無不得分顧而去歲青黃不接會其閭里輟時直幾半隆寒給散有差環公之境無以飢告鄉鄰有難畢力排解幾微不見顏面不摘

抉人過有負公者未嘗示以聲色其人久之自愧悔有愧悔且死而恤其妻子益恩者與人語傾盡肺腑已諾必誠不以利害為二三其忠信如此戒庖廚勿殺凡登諸俎者悉自外致有生饋禽魚必解放之其仁厚如此自奉不逮中人衣服有十餘年不改亦不煩澣濯其儉素如此里之稱公無大小必曰君子長者有不善相戒勿為公所知嗚呼真可謂有德人矣公之中身諸子各扳頡而起其一兩名薦書登開慶元年第調臨江軍清

江縣主簿公時敕簿君曰汝為廉吏即不辱吾子簿素修謹閨訓益厲有名聲於時生母蕭氏以上壽錫封孺人諸孫競秀長幼五葉人世樂事畢赴一門天之扶持信順不爽哉予按春秋名卿賢大夫視其國君諸侯容貌辭氣吉凶悔吝先定如蓍龜以公平生孰不可書獨嚴重整肅能使人鄙慢消去福德莫盛於此昔伊川見人靜坐輒嘆其善學徐節孝因安定頭容直一語自此不敢有邪心使公得二先生為之依歸因其資以至於

道所成其可限量乎哉公諱士友字萬善一字晉卿融齋所自號景定元年該明堂恩誥授承務郎致仕咸淳二年二月十四日終于正寢年六十有八遺文有史編十卷諸家詩體十五卷羅氏由金陵徙吉之吉水五世祖居廬陵之新安曽祖暉祖時英考莘老妣孫氏趙氏妃蕭氏封孺人子男五人濬煜植畊垕畊簿君也再調贛州濂溪書院山長女一人汝順適今文林郎新廣南東路提㸃刑獄司幹辦公事周壽申先公卒孫男十人

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一人俱幼卜以四年某月某日歸於順化鄉三坡周家山之原其孤前期請銘於予予視公丈人行也公之子於予同充賦於予弟璧同年進士予之任江西臬事也以公子上之公車通家孰先焉矧公行誼著於鄉則所欲稱美而論撰之者豈獨孝子慈孫之心哉銘曰

不言躬行萬石君教子義方竇禹鈞行其庭不見其人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封孺人羅母墓誌銘

廼咸淳九年廬陵融齋居士羅氏生母滿百歲融齋之夫人時年七十六白髮在堂事百歲母如婦禮子孫孫子環侍起居焉男女三十有奇予鄉稱慶門必曰新安羅氏其年二月朔予從里中士奉幣載酒拜百歲母堂上母答拜諸孫皆拜飲母母釂酢賓諸孫各執爵從既成禮夫人視予年家子不聽去為之留三日為詩以歌其事好事者或為圖以傳國家承平休養生息用康于人眉壽無有害傳曰豊水有芑數世之仁也夏予將指

于湘未數月聞夫人訃欷歔失聲問百歲母安乎曰安
母於今葢百踰一矣夫人將葬其孤以是母命來請銘
予後母生六十三年得載筆承命銘夫人自昔能言所
未有廼叙次其凡繫之辭夫人姓蕭氏吉水人曾祖琢
祖曹父巽鄉貢進士妣廖氏繼張氏徐氏歸承務郎致
仕士友是為融齋居士先七年卒子男五濬先五年卒
煜植畊脩職郎前監行在奉口酒庫垕女一適儒林郎
侍班周壽申先二十九年卒孫男九寀髙官實寓宜紹

顥平女十一長適張棣曾孫男七舉孫穎孫元孫滿孫怡孫真孫復孫女二夫人以庚申明禋恩封孺人卒之年七月十日次年十二月某日封于所居里柘逕之原

銘曰　昔唐夫人之為崔母兮逮事長孫皇姑兮姑年高齒落以枯兮升堂乳之劬劬兮姑曰婦恩之不可孤兮願世世子孫之不渝兮夫人吾世崔如兮母年踰百崔所無兮胡不與壽為徒兮為此毋憮兮為夫人吁兮

鄒月近墓誌銘

廬陵南方之上游支水自贑興國而下曰富川鄔氏族焉鄔故出范陽五季始有籍斯土有祀者富而禮瀘溪王公平園周公誠齋楊公艮齋謝公皆與之游川流在門能不受重貲疊石為屋以脫往來於是周公記之一時稱為長者其歿也文敏洪公銘其墓鄔氏福禄方來而未艾長者之所種植也祀生將仕郎時飛嘗伏闕上裕民十策時飛生大淵大淵生澹是為月近君月近云者君以名亭而鄉人因之以為號也君蚤孤母張氏勤

儉自樹立紹定辛卯該東朝恩以壽封安人君於其時奉親愉愉無子弟之失張氏殁始經紀家事循循如不勝衣人不見其聲色而充盈裕大之福自然日進而不止族黨之不自給者親戚之無所歸者友朋之遠役而不能行者君意性所到皆能隨事為義若夫修浮梁甃通逵歲發廪以倡賑荒守望有警則裒丁以耀于衆皆義之凡也俯仰三十年矣君於其間無鄉曲之過君性最緩或以佩弦進曰吾豈不知出此吾所見叫呼號呶

自取債敗者衆吾誠緩不失事益老而益審焉然君終自無惡名變容動色之謦不及乎其門優游和平永保終吉嗚呼真可謂長者矣君字次清登仕郎生嘉定元年六月丁酉歿咸淳元年九月已未配吳氏廸功郎江州司户參軍懋之女子三文孫振孫倶登仕郎癸孫幼卜以四年正月葬於順化鄉新安社之原其孤前期以奉議郎劉君惠祖狀來乞銘劉君戚也聞而知之予君鄰也見而知之敢無以銘銘曰

長者之澤子孫賴

之去之百年有以似之天於善人曷不壽之善人有後

天將與之

鄒仲翔墓誌銘

景定五年余奉親高安除提點江西刑獄謝弗拜適寇起興國之東廬陵犬牙相錯所在騷動余所居鄉一閧千室大家以去為望鄒君仲翔中人之金也率鄉人柵東門山為備山下阻衣帶水君恐倉卒涉者為魚架浮梁以濟明年春冦一日蓐食行三百里薄大和之王山

距余鄉半舍而近鄉人扶携老稚走險儌一不善脫君經紀山寨當是時一鄉之命懸於君訖寇去君保護無有害時余避節弗獲命會樞密督以捕逐文移旁午余以鄉部嫌將重以請慨然曰奈何以我辭受坐視龍蛇爲赤子困乎於是即日受印下令會兵諸山寨皆署長君與焉未幾寇平余罷歸里於溪之上游斬荆莽燔榴翳得奇觀焉君欣然從余山中匹馬一童朝至而暮忘歸率以爲常余每集賔從君輒在其間聞余語中理解

未嘗不解頤問從余言人生何為碌碌棄家事從公游可乎余謝非余所知君曰吾意决矣乃盡以伏臘屬其子而頽然以休訪余南北匡某水某丘若將終身焉癸酉夏四月余行湘君送余於香城後一月君以疾死余聞之欷歔不自禁湘之歸也未及門望見其子來哽不能言嗚呼余豈私君君與人必以情聞義輒赴見有不善面折不少回而不藏怒不宿怨曠如也君雖赤手起家而好施出其性歲饑發粟給其比鄰二百户能捐殖

以自損道太和鄉十里道盧陵鄉六十里衣寒者食餓者病者饋藥死者予棺喪無歸者葬其土度其能為輒不少吝君之族前有長者以善植門為益國周文忠公所知去之百年風流相接焉余嘗謂君慈而樂舍大率浮屠家所尚至臨難急病能禦灾捍患以有徳於鄉閭大夫士或愧之君名鳳仲翔其字世為富川人曾祖大明祖人傑考世興妣梁氏娶蕭氏梁氏皆先卒子男一人曰成女三人適郭鏐王鎔劉鋒孫男二人夢龍復生

君得年六十有四以甲戌十一月某日葬于其鄉沙洲平之原治命也君之先人嘗卜地於東門山之下曰吾父葬於是沂山而上為龍頭得一丘焉曰吾藏骨焉吾後其有興乎君晚而復游有子治生有孫業於學咸以為驗銘曰　東門之原君之父兮東門之麓君之母兮東門之巔君所構兮瞻彼東門相爾後兮

劉翁樂菴老人墓誌銘

余讀陸賈傳甚美予隣翁樂菴劉氏賈擇田地家好畤

出槖中千金析其五男安居過之數擊鮮十日而更以壽終予嘗謂人生晩福優游宜莫如賈當是時彭韓葅醢鄼侯周勃猶不免械繫求為賈一日得乎翁生四子皆有才智四十年即棄家政就養諸子以次第循環五日一更其設餼務為相高惟恐不得其懽心翁飢來得食渴來得飲早眠晏起一切不顧人間事惟時時接方外士講鈆汞之術間取松柏惟意咀㗖翁年過七十而顔色如童攝生有助焉或謂陸生作新語為漢達官非

翁匹余曰不然賈艱難羸頃間從馬一公為客一再使越崎嶇萬里翁生於世長於世老於世不出鄉終其天年有樂於其身無憂於其心設賈復生校翁失得未必以彼易此翁又有數事異甚里傳鬼車鳴者未夜相戒滅明屏息戶內翁開樓大呼顧見鬼車卒無有有神以禍福驚人翁過其祠持牛炙如常人莫不危恐翁休休如也嘗有所營造忌某星直某方翁曰犯者殆乎請身當之某星迄不驗為子納婦或云婦不利於長翁不為

奪自是諸昏嫁歷家說格不用中年卧疾家人私召女巫謀為厭勝翁廉知之强起逐之出門未屬纊翁默自念作其像贊若辭而遠遊者顧左右曰吾死勿事緇黄吾志也醫以藥進麾使去問日入乎曰然反面而逝江南之俗尚鬼其人畏死而信巫翁能自不惑非由耳傳口授殆一至之性然也翁名邦美字才卿樂菴其自號也始祖邦長沙人為吉州刺史家西昌九洲後徙廬陵富川三世曰德遠文煥子玉妣曾氏娶陳氏先三十七

年卒繼祁氏其子孫實藩濟生檝洪生桂梶植模深生
朴柚鄉貢進士浩生樞楫梶復生癸孫女二適于夢牛
曹雷應孫女五適鄒曹許曹羅一幼翁八歲喪母十六
歲喪父移其事父母事長兄終身歲時上丘塚拜祖禰
率諸後生尚有典型翁富壽安逸推其一念孝友殆命
物所知諸孫方將以詩書大其門翁必為人宗乎翁生
慶元戊午十二月庚午歿咸淳癸酉正月丙辰後二年正
月葬於淳化鄉兜塘之原余家距翁一垣翁年吾祖之

下吾父之上諡翁有年數矣深與余游且厚來請銘銘曰　其生也有涯其死也有時爾世其昌匪我銘其誰

劉定伯墓誌銘

予東家詩人劉君定伯類晉宋間曠達自予辟山水南北厓落然不可人意君時從予招或不約徑造至則善為言譚名理簸出意所左右辯者不可詰江山朝暮四時之變嘲詠賞嘯興出物外常使人諷念不可忘嗜奕最入幽渺危起鶻落目不停瞬解剥推擊其勢如風雨

不可禦勝敗不落一笑飲酒可一二斗酒酣浩歌聲振林木或投冠袒裼旁若無人或鼻息雷鳴徑卧坐上君豪縱沛然以為自得當其樂時不知天之高地之下老之將至焉爾予前在宣州君以詩來思致清邁恨不即投印綬從君烟霞之表既歸君好日以怡詩日以張大於是葢年五十三矣廼孟夏二日過予極論當世事抑揚不少挫詰旦報曰君瘓厥逝矣予駭亟視之不復可為哭失聲狂三日不能止非予為然凡與君交者談君

輒揮涕里之人不問倪旄嘆傷如出一口噫可人在天地間鬼神所忌耶君長身五尺餘堅壯耐寒暑鬚髮如漆性落魄不問家事家才三四口粗了伏臘不為求贏有錢輒不惜雞黍送客無虛日朋友有無相通急難於我乎赴平生於人無詰責鄉人有為芥蔕君一語輒化有不善開譬之無以為望和氣薰浹蒸然善鄰一歲半為四方客主君者所至投轄惟恐亟去雖兒童僕厮無不誠愛君者君破崖岸削邊幅不為拘拘孑孑至道理

所在確然守之不變其執喪爲孝子按喪禮門內不入緇黄一子二姪命以先疇瓜分而三無贏縮薄厚子曰敢不共命姪曰敢固辭一家興仁興遜鄉曲相傳爲盛門非好德疇至是君始祖邦長沙人爲吉州長史家於西昌之九洲十世祖德遠徙廬陵富川君之三世曰文焕子玉邦賢妣鄒氏娶張氏子男梓女淑容適彭天麟卜以次年咸淳癸酉十一月壬辰封於淳化鄉扶竹坑楓樹塘之原君名澄定伯字也自號前村有詩集自編

曰前村初藳君詩不為深苦而清抜雄健如其為人有子能力學不墜義方君死何憾予所憾者君死獨何蚤泣而為之銘銘曰藏其堅也驟折其勁也蚤推命之吉凶匪繫其材生也逹死也何怛君墓我銘我心則結

王推官母仇氏墓誌銘

東廬王先生母垂葬命其門人文某銘噫某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廼景定三禩進士策御前某以覆校待罪殿廬一日初考官第一卷擬上乙覽某稍細復之傳

觀同官驚訝得人會一字近廟中嫌名某以才難白詳定官請所以處臨軒之日賜出身乃吾東廬先生也嗚呼使先生以名第取先天下歸拜母堂上斷機調態庶幾夙昔乃累先生以不釋乎此某其何以銘先生之母之墓哉雖然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使先生失身為親憂雖高科如之何先生雖不得高科為臣忠為子孝身在焉親固榮也諗先生曰然銘無所辭銘曰母姓仇氏世居廬陵之白沙考諱彥誠生二十

二歳歸于贈廸功郎致政君諱化權建事姑兩世左右無違祭葬以禮相夫子貞調娛中和靡失節度子始就學篝燈夜分督厲吟諷及負笈從師端以正手自紉綴連寒暑彌不倦以子入大學甲寅明禋封孺人從子赴永州户曹禄養壽康稱其命服咸淳七年二月十九日終于家年八十有三子二長大琮先孺人一年卒次國望從政郎前袁州軍事推官四女一夭二適李穆之三適蕭應祥四適劉起岩一與四先卒孫男六長困餘未

名五女長適劉煥次許彭麟餘幼九年三月壬申厝於城西黄�山之原是為銘

贈承事郎徐溪莊墓誌銘

咸淳九年夏六月壬午朔天子親擢徐君卿孫為監察御史旌縣最也於是母不佞適叨一節按部湖右親見衡山之父老子弟歌思遺愛餘績於嶽雲湘波間皆曰徐公字我民六年我父母之其敢忘及聞聖天子所以褒擢選表又皆手額距踊為朝端賀為天下賀𦵏退以

語客曰麟仲信才且賢何以得此於邑之人去而不忘如此哉木則有本水則有源若靈芝俄現醴泉滃出居然瑞世其鍾和孕秀豈伊一夕之積盍相與論其世可乎客曰徐氏居清江於廬陵東西家御史君之考曰溪莊公溪莊公厚德人也余聞而心識之亡何麟仲自京以書走湘抵某曰卿孫不天生而二十有五年而先妣即世又五年先人棄其孤露濡霜降於今二十有五年禄養弗可及已欲報之德罔極奈何令不肖孤藉先人

之教有位於朝乃去秋九月天子有事於明堂推錫類
恩我先考妣實該初贈惟先世之志行事治未有以詔
子孫傳無窮敢稽顙下拜以請其發書愴然念所見聞
不謬因不果辭乃撫御史君所擬行述而書之徐氏祖
伯翳宗偃王偃王子孫散處徐揚二州間江右之徐以
南州高士重其後沂豫章而上今家清江縣崇學鄉之
檀溪溪莊公諱森字壽叔曾祖諱徹祖諱源皆隱而能
詩考諱大經桂山謝公題其所居曰溪雲小隱里人因

稱為溪雲先生溪雲性嚴介家人嗃嗃然好客車轍滿門溪莊天分寛平春和玉温擬杖屨侍琴瑟書册左右色養無違族居千指融融怡怡無一間言少游鄉校文聲藉甚嘉定丙子待試成均繼以詞賦為郡諸生第一士論翕然中年幹蠱用譽晚謝場屋益雅淡謙謹疏戚一致未嘗言人過失其尊尊親親賢賢老老幼幼無不得其歡故鄉里遠近一以吉德厚善歸之而徐為德門矣淳祐壬子得末疾越五年殁寶祐丙辰十二月三

日也享年六十有七妃熊氏豐城著姓既歸奉尊章相夫子主饋治家延師教子賓嘉喪祭常黽勉有亡間必如禮乃止有昔人剪髪斷機風子男二鼒孫先七年卒女二適黄一鶚鄭一夔孫男三垕震必茂震亦早卒女二曽孫男二以開慶己未十二月奉二柩合葬於所居之西園嗚呼家之將興非必其先世有奇節異事足以聳動流俗耳目也風流篤厚之意多孝友睦婣之味長君子長者之澤有餘而不盡所謂有是父有是子或曰

非此母不生此子者非偶然也徐氏之澤始基於溪雲浸大於溪莊今御史君玉立山峙川增日起由邑最結主知歲中三遷遂陟臺端為國綱紀駸駸且大任少頃暇之隴岡之阡何患不表顯墓上之刻不鄙以余屬余其敢不銘諸以昭徐氏德盛流光之懿以對揚天子之休命銘曰　江西徐宗宗處士介臨洪門蓋其徙檀溪源委深且長溪雲為父溪莊子溪莊恂恂允誠篤温兮如玉天鍾美融為瑞芝溢為醴積慶綿綿開御史朝為

卓魯暮汲魏公朝班擢清風起西阡雖舊命則新我銘
窄上材可梓立身揚顯殊未已木杪蹶跌此其始

蕭明允墓誌銘

君初名堅字子固後改應新字明允廬陵珠川人廬陵
故多蕭氏而珠川亦望族君拔起其間自幼岐嶷長益
嶄絶種績文學頎頎與逢掖爭鳴三赴天子學鋭不少
衰氣岸孤聳與人棘棘不阿號其讀書室曰介林嘗謂
吾幸守先人廬弗克規拓是不肯堂構樓其前曰逼雲

復出其旁相我攸宇通之為圃花竹横從朋賓嘯歌脩然有物表之趣會予釣遊荒閒位置水石君時一造沛然若自得予以是知君所自負翹如也咸淳二年十二月九日以疾終年四十六曾祖炳文祖國老父景伯妣李氏繼母曾氏妃劉氏男曰宋翁女曰淑慈淑慧淑懿皆幼卜以四年正月八日歸於淳化鄉王田雙圜之原前期其弟至與其孤造門以銘請銘曰　嗟予介林兮子子而無成大與之壯兮萇中道而折衡意衣冠之雖

葬兮不能葬其英英瞻雲山之莽蒼兮尚骯髒之如生

觀察文使蕭從事墓誌銘

德安府觀察文使蕭君安中中大夫江南西路安撫副使兼知吉州諱逢辰第二子撫使公發聞顯庸克開厥家於時為鉅人長德自其宗族鄰里鄉黨待公而舉火者百數十家咸淳四年六月不幸公捐館君於是年四十有五矣持抱孤姪臨喪如不勝至經紀其家上下調娛是似是續罔有越厥度哭撫使公者繼於門哭已則

私相語曰我公未遽亡乎迨服除如其初邦人士莫不嘉君之志而嗟嘆感發以為撫使公之有子云君字和仲號介軒儼然端重人也喜讀書為文辭倜儻有才氣在膝下斡蠱服勤左右無違及論世事有奮然自樹立事功之意咸淳十二年領江西漕舉寶祐二年以恩授登仕郎後三年銓試第一授修職郎袁州宜春縣主簿開慶元年以撫使公蕪鄉邵麥充書寫機宜文字明年改注壽昌軍武昌縣主簿景定五年取舉江西漕咸淳

改元循從事郎授支使自吕武公以下舉闌陛三員親民四員六年十月以疾卒於正寢乃卜葬於永豐百蛟之原朝奉郎文天祥以其子元永哭請銘為之銘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嗚呼蕭君克蹈聖言雖不得禄與不得年見於先人無忝爾生有子有孫亦莫不承

祭文

祭歐陽巽齋先生

維歲次癸酉正月乙卯朔越七日辛酉學生具位文某謹致祭於故先生殿講大著刑部吳齋歐陽公柩前嗚呼先生將安歸耶先生之學如布帛菽粟求為有益於世用而不為高談虛語以自標榜於一時先生之文如水之有源如木之有本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子言依於孝不為曼衍而支離先生之心其真如赤子寧使人謂我迂寧使人謂我可欺先生之德其慈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飢而寧使我無卓錐其與人也如和

風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及其義形於色如秋霜夏日有不可犯之威其為性也如槃水之靜如珮玉之徐及其赴人之急如雷電風雨互發而交馳其持身也如履氷如奉盈如處子之自潔及其為人也發於誠心摧山岳沮金石雖謗與毀來而不悔其所為天子以為賢縉紳以為善類海內以為名儒而學者以為師鳳翔千仞遥增擊而去之奈何一蹶而不復支以先生仁人之心而不及試一郡以行其惠愛以先生作者之文而不及

登兩制以彷彿乎盤誥之遺以先生之議論而不及與聞國家之大政令以先生之學術而不及朝夕左右獻納而論思抑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雖孔孟聖且賢猶不免與世而差池先生官二著不為小年六十五不為殀有子有孫而又何憾於斯死而死耳所以不死者其文在名山大川詔百世而奚疑某弱冠登先生之門先生愛某如子弟某事先生如執經盍有年於茲先生與他人言或終日不當意至某雖拂意逆意莫不為之解頤

世有從師於千里尚友於異代而同人於門適相值而不違其死也哀斯文之不幸弔生民之無祿其葬也隻雞斗飯竊慕古人之義匍匐奔走泫然而哭吾私嗚呼已而已而哀哉尚享

祭都承胡石壁文

嗚呼世婉孌以偷生公指九天以為正也人危蠟以自矜公玉雪而不矅明也俗鬼蜮以誑人於冥冥公揭日月而撐雷霆也石壁之鋒神入天出金鐵可摧孰為公

直石壁之縕尊華賤質泰華可移孰為公筆四海一雲我卷我舒大川獨航予紼予纚萬微未燭吾著吾軀更幾千百載之祀融而復為此奇嗟乎余乎登門何晩哭野何遽操几杖兮焉從持佩玦兮何所紛雲委兮川流化經綸兮為土苃蘭艾兮荃茨蹇離騷兮宿莽茍余情乎得當質九京兮千古余有言兮孰聞寄浪浪兮雕俎

祭郭正言闇

維公拔起海隅有志天下處膩如氷知德者寡鳳音冥

冥朝光作之烏臺戕戕霜氣薄之公遻諫坡歲月幾何

白首丹心之死靡他吁嗟人生死見真實如公一節天

地可質神畀東返返於五羊曲江吾師蒴老未亡不愧

二賢公可千古為酌廉泉一涕如雨

祭道州徐守宗斗溫州人文武兩科

嗚呼龍虎變化兮人物之英風霆流行兮宇宙之名天

下之嗇兮一州之羸三年而一日兮侯度是程及召駟

之垂駕兮胡疢之嬰沒而可食於南邦兮憂民憂國之

誠其交誼兮雲仍王事兮弟兄樂莫樂兮知心悲莫悲兮余哭之煢煢下神輿兮臨東桂棹兮積雪斵氷操弧矢兮上征絶虎兕兮縱横噫至人兮無死歆余奠兮如生

祭鄒主簿寧孫

嗚呼德元少吾三歲自其應門及我交際德元之賢服我以義以我為凡我胡不弟折節讀書收科入仕子簿臨武語予初筮時予赴宣亦有行事同日出户舉觴祝

子自予汰歸予告還里雍容進趍循循唯唯士别三日刮目相視人十已千其進未止予之復往得於吏師幕謀邑事勉焉孜孜予替已久予歸何遲輿疾在寢忽不自持子方壯年何質之衰瞀於鬼神淫於禱祠死不相聞斂不與知殯不及夕棄禮如遺哀哀德元而至於斯弱稚惸惸青燈一婺吾甚憐子亦復何為子尚有後念無已而吾欲匍匐哭子墓亟適有王事載驅載馳明發不寐永懷吾私寄情一奠臨文涕洟

祭秘書彭止所

嗚呼仲至氣和色莊如水之清如玉之剛出而瑞世麒麟鳳凰南宮第一今世歐陽方其退居深自晦藏蟬蛻衆濁視世如忘展如之人衣錦絅裳覽德斯下吾道彌章頃者刑臣再玷天綱善類相顧驚疑徬徨君首丐去其氣昂昂聞者爲奮進言始昌貽書司諫陳義慨慷表表愈偉于歐有光我年視君匪鴈其行第也同年居也同鄉仕也同館志也同方用折輩行腹心腎腸我之出

守君酌我觴君亦有志方外翺翔王宮爲師秘書爲郎
君雖欲去志不果償由此而升紫微玉堂道以光大亦
我所望誰歟西來遽報膏肓旦旦引領已剤其良好音
不嗣我心皇皇奈何哲人竟罹于殃嗚呼仲至今也則
亡如瑳如磨其孰我相凡百君子罔不盡傷况我孔厚
如我淚滂我有官守我縶我疆君疾云革莫克造牀君
柩來歸莫哭道傍嗟我有心遡風茫茫嗚呼仲至婉其
清揚其命也短其存也長生芻一束我意其將庶幾監

茲尚有洋洋嗚呼哀哉

祭安撫蕭檢詳名逢辰號平林

嗚呼江右之望偉哉我公驅馳白首惟孝惟忠㒺時廊廟謀選元戎惟公老成必在其中開慶之警四國交訌吉為樂邦飄風其衝拜公于家麾節崇崇公起倉卒談笑從容臣有一死惟義之從不敢震鄰不敢震躬事平上印訖不言功優游里居惟以壽終嗚呼尚論公之平生兮撫蒼莽而歔欷命之通塞兮毀譽隨之議論之所

從始兮惟桑梓之不可欺方淮漢之落落兮猶日風馬牛之不相追亦既與我父兄同生死兮寧不我知天有萬兮於人兮而或猶有怨咎自公之既歿兮使人方感激而追思曰何為予室之不漂搖兮予子之不流離思而不可作兮父老至於涕洟豈非生而有定論兮尚或接於愛憎之私死而愛憎無所麗兮忽天定其奚疑嗟乎見危臨事而不苟兮所以委質而為臣吾亦自盡乎吾心兮固非欲求知於人然自古固非抱屈於一世兮

俟百世而方伸亦有百世不可俟兮聽諸天地與鬼神公死而有遺思兮斯人豈不靈是不為無所遇於當時兮尚何憾乎冥冥議論定於其鄉兮而傳之天下後世無不本諸人心禦大災捍大患而得祀兮以不忘其德音贈以嘉有功兮謚以尊名天下有道兮天王聖明吉山之陽公骳所歸素車盈盈白馬翳翳我思古人兮斗酒隻雞尚不憚於千里兮何百里之辭即公墓兮酹酒以致哀作文以諗地下兮尚有信於方來

祝文

過家告廟文

昔忝荆臬單車載馳家祀孔嚴曠歳弗治靡室靡家中心悵而始告廟朝是縶是維畏此簡書王事敢遑悃悃再疏天高聽卑解我湘組易韍一麾韍實近止神人具宜人豈及是神之相之載欣載奔薄言還歸千里息肩于廟矢辭

代富川酧魁星文

維極有斗兮垂河漢以耀芒耿衆星之環繞兮儼黄道之開張瞻前杓之烜赫兮東枕乎龍角之蒼一水盈盈兮咫尺相望一舉手而髙摘兮搴萬丈之虹光吐竒氣於六合兮兮夕閶風而翊扶桑宇宙之睒睒兮其將見於吾水之涯吾山之陽擊雷鼓兮電煌煌酌金罍兮斞天漿

代酧解星文

維庖人之中肯綮兮奏刀騞然若有物以默運其肘兮

故利器排劃而彌堅刬斯文之新發硎兮淬磨乎仁義之淵斫月桂兮髙五百丈剸蛟斷犀兮奚足言視一朝解十二牛兮直游刃乎吾前於戲神哉使我頭角露崢嶸相我筆下生雲烟靡靈旗兮風翩翩舉天瓢兮酌天泉

文山集卷十六